



南史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齊高帝諸子下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也少而警悟美言笑善容止仕
 宋位給事黃門侍郎南兗州刺史留心吏事自下莫不肅然令行
 禁止高帝踐阼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臨川王嘗致錢還都買物
 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都還換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
 客邪乃復求利改授都督揚州刺史莅事聰敏府州曹局皆重足
 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永明元年為侍中驃
 騎將軍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工
 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靡及薨朝野莫不惋惜贈司空
 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永元初為侍中入梁為高平太守第二子

臨川

王

氏周國南浦

齊作荆

子游州陵侯爲黃門侍郎謀反兄弟竝伏誅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爲高帝所愛昇明
二年代兄映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晃便弓馬初沈攸之事起晃
多從武容赫奕都街時人爲之語曰煥熈蕭四繼其年遷西中郎
將豫州刺史監二州諸軍事高帝踐阼晃每陳政事輒爲典籤所
裁晃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遷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武帝爲皇太
子拜武進陵於曲阿後湖鬪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又不悅臨崩
以晃屬武帝處以輦轂近蕃勿令遠出永明元年以晃爲都督南
徐州刺史入爲中書監時禁諸王蓄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左右
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爲禁司所覺投
之江中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疑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
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漸

三當作二
每陳齊作

時戒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不相圖佗族豈得乘其弊汝深戒之故
武帝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減
於漢明後拜車騎將軍侍中薨贈開府儀同三司武帝嘗幸鍾山
晃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蘗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
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
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緣此意故謚曰威
武陵昭王羣字宣昭高帝第五子也母羅氏從高帝在淮陰以罪
誅羣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每慟吐血高帝救武帝曰三昧至性
如此恐不濟汝可與其任每抑制之三昧羣小字也故羣見愛高
帝雖爲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羣常以指畫空中及
畫掌學字遂工篆法少時又無棊局乃破荻爲片縱橫以爲棊局
指點行勢遂至名品性剛穎雋出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

齊作照

體以呈高帝帝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高優者但康樂放
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建元
二年爲會稽太守加都督上遣儒士劉瓛往郡爲畢講五經武帝
卽位歷中書令祠部尚書巫覡或言畢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
帝聞之故無寵未嘗處方岳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貂肉拌帝笑
曰汗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疎其骨肉帝不悅性輕財重義有
古人風罷會稽還都齋中錢不滿萬俸祿所入皆與參佐賓僚共
之常曰兄作天子何畏弟無錢居止附身所須而巳名後堂山爲
首陽蓋怨貧薄也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碁子良大北及
退豫章文獻王謂畢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答曰畢立
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疎婢偏不知悔好文章射爲當時獨
絕琅琊王瞻亦稱善射而不及畢也武帝幸豫章王疑東田宴諸

長玉獨不召畢疑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仍呼使射屢發
命中顧四坐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疑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
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射賭凡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
文又上舉酒勸畢曰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答豫章王
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爲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爲樂顧臨川王
映王邸亦有嘉名不映曰臣好栖靜因以爲稱又問畢畢曰臣山
卑不啻栖靈昭景唯有薇蕨直號首陽山帝曰此直勞者之歌也
久之出爲江州刺史上以畢方出鎮求其宅給諸皇子遣舍人喻
旨畢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
以宅易州帝恨之至鎮百餘日典籤趙渥之啓畢得失徵還爲左
戶尚書遷太常卿累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畢獨後來上已
還便殿聞畢至引見問之畢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副御

畢下當重
畢字

牛一頭救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復爲通公事還過竟陵
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畢衣單進襦於畢畢
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詣畢畢留儉設食盤中菘菜
鮑魚而巴儉重其率真爲飽食盡歡而去尋爲丹楊尹始不復置
行事自得親政轉侍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武帝臨
崩遺詔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內
太孫未至衆論喧疑畢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立
太孫及鬱林立甚見馮賴隆昌元年薨贈司空班劍二十人
安成恭王嵩字宣曜高帝第六子也性清和多病歷位南中郎將
江州刺史侍中領步兵校尉中書令永明元年爲散騎常侍祕書
監領石頭戍事及夏薨

鄱陽王鏘字宣韶高帝第七子也建元末武帝卽位爲雍州刺史

加都督武帝服除鏘方還始入覲拜便流涕武帝愕然問其故鏘
收淚曰臣違奉彌年今奉顏色聖顏損瘦所以泣耳武帝歎曰我
復是有此一弟累遷丹楊尹永明十年爲領軍將軍鏘和悌美令
性謙慎好文章有寵於武帝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爲鏘在官
理事無擁當時稱之車駕游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王疑其
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轉尚書左僕射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領兵置佐鏘雍容得物情爲鬱林依信鬱林心疑明帝諸
王問訊獨留鏘謂曰聞鬱於法身何如鏘曰臣鬱於宗戚最長且
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幹唯鬱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
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鬱公旣不同我不能獨辦
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如故明
帝鎮東府權威稍異鏘每往明帝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

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於鏘勸令入宮廢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使誰敢不同宣城公政當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關排牆叫噪而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桂陽王鑠字宣朗高帝第八子也永明七年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鑠好名理人稱爲鄱桂鑠清羸有冷疾常枕卧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偏諛遇其賞與則詩酒連日情

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隆昌元年加前將軍給油絡車并給扶二人鄱陽王見害鑠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及出處分存亡之計謂侍讀山宗曰吾前日覲玉玉流涕嗚咽而鄱陽隨郡見誅今日見玉玉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始興簡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也性聰警年八歲喪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至骨立豫章文獻王聞之撫其首嗚咽謂高帝曰此兒操行異人恐其不濟高帝亦悲不自勝初封廣興郡王袁彖時爲秘書丞早有令譽高帝盛重鑑乃以彖爲友後改封始興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爲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劉亮爲刺史齋前石榴樹陵冬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

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勝熹來作此州冀爾時蜀土平碩始
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卧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上
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永明二年武帝不
復用諸將爲益州始以鑑爲益州刺史督益寧二州軍事加鼓吹
一部勝熹反語爲始與碩言於此乃驗先是劫帥韓武方常聚黨
千餘人斷流爲暴郡縣不能禁行旅斷絕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
降長史虞棕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爲暴積年所在不能制今降
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啓臺果被宥自是巴西蠻夷凶惡
皆望風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
巴陵太守陰智伯亦以爲然乃停新城十許日遣典籤張曇哲往
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人郭安明朱公恩奉書貢遺咸勸鑑執之
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曇哲還若有同異執安明等未晚

居二日曇哲還說顯達遣家累已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
時年十四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風與記室參
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略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鑑言辭和辯仲
熊應對無滯當時以爲盛事州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其故於虞
棕棕答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
云善閉無關鍵且在德不在閉卽令開之戎夷慕義自是清謐於
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竝古形玉璧三枚
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爲蠶蛇形者數斗又以朱沙爲阜水銀
爲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
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倕爲之起墳
諸寶物一不得犯性甚清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歲不
滿三萬王儉常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時有廣漢

什邡人段祖以淳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甯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淳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五年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九年為散騎常侍秘書監領石頭戍事上以與鑑久別車駕幸石頭宴會賞賜尋遷左衛將軍未拜遇疾上為南康王子琳起青楊巷第新成車駕與後宮幸第樂飲其日鑑疾上遣騎詔問疾相繼為之止樂薨

從南齊書本
年二十贈中軍將軍本官新除悉如故

疾下當有甚字

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張氏有容德宋蒼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於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為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牕塵而先畫塵上學為書字五歲

鋒字宣穎疑不當作鋒也

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至十歲便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圖而已鋒乃密遣人於市里街巷買圖籍其月之間殆將備矣好琴書蓋亦天性嘗觀武帝賜以寶裝琴仍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鏘曰鬪黎琴亦是柳令之流亞其既事事有意吾欲試以臨人鏘曰昔鄒忌鼓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為南徐州刺史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別駕江祐等皆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為益州置酒告別文和流淚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工書為當時藩王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答閣梨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閣梨鋒小名也隆昌元年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秘書監及明帝知權藩邸

性宜作情

知疑

危懼江祏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
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唯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
鋒聞歎曰江祏遂復為混沌書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
馬是好豈復一豪於平生哉當時以為話言常忽忽不樂著修栢
賦以見志曰既殊群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
下而為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凜於當年底
後凋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匡復之意逼之行事典籤
故不遂也嘗見明帝言次及遙光才力可委之意鋒答曰遙光之
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
有武力明帝殺諸王鋒與書詰責左右不為通明帝深憚之不敢
於第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
倒地遂逼害之江歆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修栢

收之。齊有使兼祠官
于太廟夜遣兵廟中

之賦乎

南平王銳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也位左戶尚書朝直勤謹未嘗
屬疾永明七年出為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延興元年明帝作輔害
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銳防閑周伯玉大言於眾曰此
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同銳典籤叱左右斬之
銳見害伯玉下獄誅

新字衍右字下當有不
取動三字下之字當在
左字上

不應與豫章王同字
亦有誤

宜都王鏗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也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
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
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
服事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歔歔清悟有學行永明十一年為南豫
州刺史都督二州軍事雖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舉動每為籤帥
所制立意多不得行州鎮姑熟于時人發桓溫女塚得金巾箱織

書起作畫

當作壞

之當作于

金篋爲嚴器又有金蠶銀璽等物甚多條以啓聞鬱林敕以物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纖毫不犯年十歲時與吉景曜商略先言往行左右誤排柵柵瘤屏風倒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無輟亦不顧視彌善射常以棚的大闊曰終日射侯何難之存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及武帝宴駕後有勸取左右者鏗曰在內不無使役旣先朝遺旨何忍而違及延興元年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鏗聞之馮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爲已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果遣呂文顯賫藥往夜進聽事正逢八關濟鏗上高坐謂文顯曰高皇昔寵任若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云出不獲已於是仰藥時年十八身長七尺鏗狀似兄疑咸以國器許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初鏗出閣時年七歲陶弘景爲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投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中事多祕不出覺後卽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云

晉熙王鈇字宣攸高帝第十八子也隆昌元年位郢州刺史延興元年見害

河東王鈇字宣胤高帝第十九子也母張氏有寵於高帝鈇又最幼尤所留心高帝臨崩以屬武帝武帝甚加意焉爲納柳世隆女爲妃武帝與群臣看新婦流涕不自勝豫章王疑亦哽咽及明帝誅高帝諸子以鈇高帝所愛亦以才弱年幼故得全初鈇年三四歲高帝嘗晝卧纏髮鈇上高帝腹上弄繩高帝因以繩賜鈇及崩後鈇以寶函盛繩歲時輒開視流涕嗚咽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

建武中高武子孫憂疑鉉朝見常鞠躬俯僂不敢正行直視尋遷
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晏以謀立鉉為各鉉免官以王
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永泰元年明帝暴疾甚乃見害聞收至
欣然曰死生命也終不數建安乞為奴而不得仰藥而卒鉉二子
在孩抱亦見殺

論曰豫章文獻王珪璋之質夙表天姿行已所安率由忠敬雖代
宗之議早隆皇矚而天倫之愛無虧永明故知為仁由已不虛言
也自宋受晉終馬氏遂為廢姓齊受宋禪劉宗盡見誅夷梁武革
齊弗取前轍子恪兄弟竝皆錄用雖見梁武之弘裕亦表文獻之
餘慶昔陳思表云權之所存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原夫
此言實存固本然就國之典既隨代革卿士入朝作貴藩輔皇王
託體同稟尊極住無常資秩有恒數禮地兼隆易坐推擬一作武帝顧

命情深尊嫡密圖遠算意在求安以明帝同起布衣用存顧託遂
鞫末命於近戚寄重任於疎親以為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固支
庶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存隆家國曾不慮機能還衛權
可制眾宗族殲滅一至於斯曹植之言遠有致矣

印亦與他傳不同

南史俱襲各書增益甚少獨此篇增益甚多其字數均者如而異又豫章文獻王薨論曰自撰不襲蕭子顯一

南史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齊武帝諸子

文惠諸子

明帝諸子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張淑妃生
 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子敬建安王子真阮
 淑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
 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子罕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
 昭儀生邵陵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
 文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生湘東
 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第十二第十五第二十二皇

魏川中鳳
 氏南周南

西征賦云豈時王之無
懈賴先哲以長懋故
非佳話不知當時何以
命名何

子早亡子珉繼衡陽元王後

文惠皇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武帝長子也武帝年未弱冠
而生太子姿容豐美為高帝所愛宋元徽末除秘書郎不拜板輔
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主簿事寧武帝遣太子還都高帝方創霸
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
客謂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內外
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時時履行轉秘書丞以與宣帝諱同
不就歷中書黃門侍郎昇明三年高帝將受禪以襄陽兵馬重鎮
不欲處他族出太子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軍蠻校尉建
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先是梁州刺史范
栢年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
玄邈已至栢年遲回魏興不肯下太子慮其為變乃遣說之許啓

宣帝諱承之承其嫌名
曰懋考齊官也而書
左右及諸府也書
皆不諱當從古嫌名不
諱之義隋文帝諱名不
諱之中字者皆改為中
志之嫌書與南齊不同

為府長史及至襄陽因執誅之二年徵為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
石頭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
王儉曰尋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為此三人
為主喪也今鑾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弔南
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經移立戶
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既一宮之主自應以車駕幸宮依
常奉候既當成服之日吉凶不相干宜以衰幘行事望拜止哭率
由舊意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為可安又其
年九月有閏小祥疑應計閏儉又議以為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
公納幣春秋致譏故先儒暮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所
以吳商云舍閏以正春允協情理沒閏之理固在言先竝從之武
帝即位為皇太子初高帝好左傳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為口實

及正位東儲善立名尚解聲律工射飲酒至數斗而未嘗舉盃從容有風儀音韻和辯引接朝士人人自以爲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曾稽虞炎濟陽范岫汝南周顒陳郡袁廓竝以學行才能應對左右而武人略陽垣歷生襄陽蔡道貴拳勇秀出當時以比關羽張飛其餘安定梁天惠平原劉孝慶河東王世興趙郡李居士襄陽黃嗣祖魚文康絢之徒竝爲後來名將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令太子僕周顒撰爲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曲禮云無不敬義儉及竟陵王子良等各有酬答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一十人竝以筆對太子問王儉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當相左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運爲德故言帝出乎震儉又諮太子孝經仲尼居曾子侍義臨川王暎諮孝爲德本義太子

竝應機酬答甚有條貫明年上將訊丹陽所領囚爲南北二百里內獄詔太子於玄圃園宣猷堂錄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游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人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起出土山池閣樓觀塔宇窮竒極麗費以千萬多聚異石妙極山水慮上宮中望見乃旁列修竹外施高館造游觀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以晉明帝爲太子時立西池乃啓武帝引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番築役營城包巷制度之盛觀者傾都上性雖嚴太子所爲無敢啓者役上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

出字似衍

觀齊作塹

嚴下有多
布耳目四字

怒收監作主帥太子懼皆藏之由是見責太子素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上終不知又使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虎賁雲罕之屬上嘗幸東宮忽忽不暇藏輦文景乃以佛像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時爲給事中謂文景曰終當滅門政當掃墓待喪耳乃移家避之其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時人以爲有古人風十年豫章王疑薨太子見上友于旣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鐫勒十一年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告辭薨於東宮崇明殿時年三十六太子年始過立久在儲宮得參政事內外百姓私咸謂旦暮繼體及薨朝野驚惋焉上幸東宮上臨哭盡哀詔歛以袞冕之服諡曰文惠葬崇安陵有司奏御服恭朝臣齊衰三月南郡國臣齊衰碁臨汝曲江國臣竝不服六宮不從服武帝履行東宮見太子服

玩過制大怒敕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處爲崇虛館鬱林立追尊爲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悅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爲贛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小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孃今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卽召后還縣仕宋爲邵陵王友時宋道衰謝諸王微弱故不廢此官昇明三年爲會稽太守都督五郡封聞喜公宋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奉武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高帝踐祚子良陳之請息其弊子良敦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人給其薪蘇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

此官爲非也宋書府州
之有與此不向南史
之有與此不向南史
之有與此不向南史
之有與此不向南史
之有與此不向南史
之有與此不向南史
之有與此不向南史
之有與此不向南史
之有與此不向南史
之有與此不向南史

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祀
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玩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簞
而已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
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建元二年穆妃
薨去官仍爲丹陽尹開私倉振屬縣貧人先是大妃以七月薨子
良以八月奉凶問及小祥疑南郡王應相待尚書左僕射王儉議
以爲禮有倫序義無徒設如令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旣乖卽
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
終喪事靈筵祭薦隨在家之人再葬而毀庶子在家亦不待嫡而
沉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奠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
謂應不相待中軍繚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至聞喜變
除昆弟亦宜相親寫情不對容從之武帝卽位封竟陵郡王南徐

四字疑

竟陵論堂使極極爲
名宜刑卽存
文非其爲月
請治其地事
其言不可廢
論折租布
凡所使請不徒爲一
時補之計實可爲
後世法南史言不載
世所分取而後此其
所重取舍之備皆有未

州刺史加都督永明二年爲護軍將軍兼司徒四年進號車騎將
軍子良少有清向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
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敘士子文
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是時上新視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
請原除逋租又陳寬刑息役輕賦省徭并陳泉鑄歲遠類多翦鑿
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千七百
求請無地捶革相驅尋完者爲用旣不兼兩回復遷賢會非委積
徒令小人每嬰困苦且錢布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輪直
進違舊科退容姦利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劔二十人侍中如故移
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招
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武帝好射
雉子良啓諫先是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射雉武帝爲止

當作尚

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復射雉子良復諫前後所陳上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並願以爲失宰相體勸人爲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八年給三望車九年都下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振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廨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武帝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武帝不豫詔子良入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武帝爲感夢見優曇鉢花子良案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爲花插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內太孫間日入參武帝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推明帝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旣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之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劔爲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無算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異志及薨甚悅詔給東園温明祕器歛以袞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太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輻輳車前後部羽

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疑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礪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及薨遂葬焉所著內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子良既亡故人皆來奔赴陸惠曉於邸門逢袁彖問之曰近者云云定復何謂王融見殺而魏準破膽道路籍籍又云竟陵不永天年有之乎答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盡命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雖爲身詐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於此道路之談自爲虛說耳蒼生方塗炭矣政當瀝耳聽之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胄嗣

昭胄字景胤汎涉書史有父風位太常以封境邊魏永元元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明帝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任中書省高武諸孫任西省敕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竝將加害賴子恪至乃免自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懼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宮昭胄懲往時之懼與弟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爲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投之慧景敗昭胄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爲身計子良故防閣桑偃爲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尅用寅爲尚書左僕射護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在新亭寅遣人說之松許諾又張欣泰嘗爲雍州亦有部曲昭胄又遣房天寶以謀告之欣泰聞命響應蕭寅左右華永達知其謀以告御刀朱光尚光尚挾左道以惑東昏因謂東昏曰昨見蔣王云巴陵王在外結黨欲反須官出行仍

從萬春門入事不可量時東昏日游走聞此說大懼不復出四十餘日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爲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麴勝中得其事迹昭胄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梁受禪降封昭胄子同爲監利侯同弟賁字文奐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好著述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得一府歡心及亂王爲檄賁讀至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羶帳迺曰聖製此句非爲過似如體日朝廷非關序賤王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餓終又追戮賁屍乃著懷舊傳以謗之極言誣毀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郡公武帝

卽位爲郢州刺史加都督子卿諸子中無德又與魚復侯子響同生故無寵徙都督荊州刺史始興王爲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璫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鍠金薄褱箭脚亦便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專輒作者當得痛杖又曰汝比令讀學今年轉成長學旣勿得敕如風過耳使吾失氣永明十年爲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部伍爲水軍上聞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至崩不與相見隆昌元年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鏘見害以子卿代爲司徒所居屋梁柱際血出溜於地旬日而見殺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武帝第四子也豫章王嶷無子養子響後嶷有子表留爲嫡武帝卽位爲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子響勇力絕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旣出繼

巴東王子響傳南史
所載與書言以是起
響之重子響自之罪印
難以意斷也

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拳打車壁武帝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
永明六年有司奏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七年爲都督荊州
刺史直閣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癩如雷
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癩上聞而不悅曰人名
蠻復何容得蘊藉乃改名爲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
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
矣上稱善子響少好武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數在內齋殺
牛置酒與之聚樂令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
等連名密啓上敕精檢寅等懼欲祕之子響聞臺使不見救乃召
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愈殷曇粲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吳
修之王賢宗魏景深等俱入於琴臺下併斬之上聞之怒遣衛尉
胡諧之遊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領羽林三千人檢捕羣

數百人

小敕子響若來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
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信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身不作賊直是
麤疎今便單舸還闕何築城見捉邪尹略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
共語子響聞之唯灑泣又送牛數十頭酒二百石果饌三十輿略
棄之江流子響膽力之士王衝天不勝忿乃率黨度洲攻壘斬略
而諧之法亮單艇奔逸上又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之子響卽
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中流下都初順之將發文惠太子
素忌子響密遣不許還令便爲之所子響及見順之欲自申明順
之不許於射堂縊之有司奏絕子響屬籍賜爲蛸氏子響密作啓
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具自申明云輕舫還闕不得此苦之深唯
願矜憐無使竹帛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及順之還上心
甚怪恨百日於華林爲子響作齋上自行香對諸朝士頓感及見

順之嗚咽移時左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陽山見一猿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猿何意答曰猿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上因憶子響歔欷良久不自勝順之慙懼感病遂以憂卒於是豫章王嶷上表曰故庶人蛸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逞肆憤一朝取陷凶德身膏草野未云塞釁但歸罪司戮迷而知返撫事惟往載傷心目伏願一下天矜使得旋窆餘麓豈伊窮骸被德實且天下歸仁上不許貶爲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武帝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先是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貴妃范氏母養之而子及婦服制禮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儉議孫爲慈孫婦爲慈婦姑爲慈姑宜制暮年服從之十年位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加車騎將軍隆昌元年遷都督南兖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明帝除諸藩王遣中護

軍王玄邈征九江王廣之襲殺子敬初子敬爲武帝所留心帝不豫有意立子敬爲太子代太孫子敬與太孫俱入參畢同出武帝目送子敬良久曰阿五鈍由此代換之意乃息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也諸子中最爲清恬有意思廉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鬘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鬘中猶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永明五年爲南兖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六年徙監湘州刺史八年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武帝敕付祕閣十一年爲都督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奏之啓求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爲深欣賜以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隆昌元年爲征南

王儉議孫爲慈孫婦爲慈婦姑爲慈姑宜制暮年服從之十年位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加車騎將軍隆昌元年遷都督南兖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明帝除諸藩王遣中護

大將軍江州刺史敕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
 陳顯達時屯襄陽入別子懋謂之曰朝廷命身單身而反身是天
 王豈可過爾輕率今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
 若不留部曲便是大違敕旨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
 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與
 參軍周英防閣陸超之議傳檄荆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安
 不成猶為義鬼防閣董僧慧攘袂曰此州雖小季武亦嘗用之今
 以勤王之師橫長江指北闕以請鬱林之過誰能對之於是部分
 兵將入匡社稷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同產弟于瑤之為
 討瑤之馳告明帝於是纂嚴遣中護軍王玄邈平西將軍王廣之
 南北討使軍王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郢府司馬子懋
 知之遣三百人守益城叔業泝流直上襲益城子懋先已具船於

阮報同產弟于瑤之
 其同母異父弟也
 其同母異父弟也
 其同母異父弟也
 其同母異父弟也
 其同母異父弟也
 其同母異父弟也
 其同母異父弟也
 其同母異父弟也
 其同母異父弟也
 其同母異父弟也

稽亭渚聞叔業得益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勇躍
 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作散
 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眾情稍沮中軍參軍于琳
 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
 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
 唯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更移入城內子懋聞之歎曰不意吾府
 有義士二人琳之從二百人仗自入齋子懋笑謂之曰不意渭陽
 翻成梟獍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唯英皎
 僧慧號哭盡哀為喪殯董僧慧丹陽姑熟人出自寒微而慷慨有
 節義好讀書甚驍果能反手於背彎五斛弓當世莫有能者玄邈
 知其豫子懋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
 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為主人死不恨矣願至主人歛畢退就

湯鑊雖死猶生玄邈義而許之還具白明帝乃配東冶言及九江
時事輒悲不自勝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其消息
并遺錢五百以金假人崎嶇得至僧慧觀書對錢曰此郎君書也
悲慟而卒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爲子懋所知子懋旣敗于琳之
勸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
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以其義欲因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
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
墜而身不僵玄邈嘉其節厚爲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
壓其頭折卽死聞之者莫不以爲有天道焉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娶尚書令王
儉女爲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永明八年爲
都督荊州刺史隆昌元年爲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

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使徐嗣
伯合蘆茹丸以服自銷損猶無益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子
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武帝第九子也永明七年累遷郢州刺史加
都督隆昌元年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明帝遣裴叔業
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
贖死不從見害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
國璽改封西陽十年爲會稽太守督五郡軍事子明風姿明淨士
女觀者咸嗟歎之建武元年爲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湛
誣子明及弟子罕子貞同謀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也頗有學母樂容華有寵故

武帝留心母嘗寢疾子罕晝夜祈禱於時以竹爲燈續照夜此續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爲孝感所致主簿劉驥及侍讀賀子喬爲之賦頌當時以爲美談建武元年位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也永明十年爲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鬱林卽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延興元年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琅邪城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卽罪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卽可辦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旣而伯茂手自執鳩逼之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

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先是高帝武帝爲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覲接輒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權重蕃君武陵王暉爲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籤趙渥之曰今出郡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誣暉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因何異秀後輒取子罕屐繼飲器等供其兒昏武帝知之鞭二百繫尚方然而擅命不改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參侍讀鮑僎病典籤吳修之不許曰應諮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衣求食必須諮訪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

子倫傳後附孔珪曰齊
之陽王錚也錚陽陽
錚錚錚錚錚錚錚錚錚
錚錚錚錚錚錚錚錚錚錚

巴東武帝問其故答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
皆諮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竟陵
王子良嘗問眾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雲答曰詣長史以
下皆無益詣籤帥使便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明
帝誅異已者諸王見害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
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小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也建武二年見誅年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武帝第十五子也明帝誅武帝諸子唯子岳
及弟六人在後時呼為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
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絕而復
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輒先
燒香嗚咽涕泣眾以此輒知其夜當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武帝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
中改封西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武帝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
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此傳南史及南齊書長為詳悉勝之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昭華盛寵後宮才人
位登采女者依例舊賜玉鳳凰荀時始為采女得玉鳳凰投地白
我不能例受此武帝乃拜為昭華子琳以母寵故最見愛太尉王
儉因請昏武帝悅而許之羣臣奉寶物名好盡直數百金武帝為
之報答亦如此及應封而好郡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既而以宣城
屬揚州不欲為王國改封南康公褚綦為巴東公以南康為王國
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武帝第二十一子也母謝無寵武帝度為尼

明帝卽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武帝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初其夢方驗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廢帝鬱林王昭業宮人許氏生廢帝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鬱林卽位封臨海郡王隆昌元年爲都督荊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爲車騎將軍明帝建武二年改封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封永嘉郡王延興元年出爲荊州刺史加都督建武三年改封桂陽王四年爲太常永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廢帝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鄱陽王寶寅和帝殷貴嬪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嵩袁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寶修許淑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封晉安郡王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止加除授爲都督揚州刺史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爲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爲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東昏卽位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扶永泰元年爲都督揚州刺史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爲侍中司空梁武平建鄴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爲太尉領司徒詔云不言之化形於自遠時人皆云此實錄也梁受禪封謝沐公尋封巴陵郡王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封江夏郡王東昏

景字淵曰江夏字智

親曰
寅齊作寅

即位為都督南徐兗二州刺史寶玄娶尚書令徐孝嗣女為妃孝
嗣被誅離絕東昏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恨望有異計明年崔慧
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為王寶玄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
城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開門納慧景乘八擱輿手執絳麾
幡隨慧景至都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
軍名東昏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玄逃奔數日乃
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
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泉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封和帝即位為車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二年薨 為梁武帝所殺
鄱陽王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東昏即
位為都督郢州刺史永元三年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

本魏齊作諫誤

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事於新亭殺臺內諸王帥難作
之日并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帥城內將吏去車腳載寶
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
城上人射之眾棄寶寅走寶寅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
啓帝帝迎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宣德
太后臨朝改封寶寅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奔魏

邵陵王寶修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王二年
改封中興二年謀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為梁武帝所殺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中興元年和帝以為中書令
二年誅 為梁武帝所殺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中興二年誅 為梁武帝所殺
論曰守器之重邦家所馮觀文惠之在東儲固已有虧令德向令

此論不盡其言自下筆且
取大意失德亦宜道

負荷斯集猶當及於禍敗況先期夙隕愆失已較而武帝不以擇賢傳之昏孽推此而論有冥數矣子良物望所集失在儒雅當斷不斷以及于災非止自致喪亡乃至宗祀覆滅哀哉夫帝王子弟生長尊貴情偽之事不經耳目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為識所陋猶多齊氏諸玉竝幼踐方岳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在用為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居動應聞啓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處地雖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事難總集望其釋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及在齊而彌弊寶玄親兼一體欣受家殃曾不知執柯所指跼萼相從而敗以此而圖萬事未知其髣髴也

南史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終

魏川忠鳳蘭
氏雷固南甫

南史卷四十五

魏川忠鳳蘭
氏雷固南甫

列傳第三十五

王敬則

陳顯達

張敬兒

崔慧景

王敬則臨淮射陽人也僑居晉陵南沙縣母為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敬則年長而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性調儻不羈好刀劍嘗與既陽縣吏鬪謂曰我若得既陽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既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屠狗商販徧於三吳使於高麗與其國女子私通因不肯還被收錄然後反善拍張補刀

戟左右宋前廢帝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仍
撫髀拍張甚爲僂捷補俠轂隊主領細鎧左右與壽寂之殺前廢
帝及明帝卽位以爲直閣將軍封重安縣子敬則少時於草中射
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
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後補旣陽令昔
日鬪吏亡叛勒令出遇之甚厚曰我已得旣陽縣汝何時得司徒
公邪初至旣陽縣陸主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
令弟入水推之見烏漆棺敬則呪云若是吉使船速進吾富貴當
改葬爾船須更入縣收此棺葬之時軍荒後縣有一部劫逃入山
中爲人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郭下廟神甚酷
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劫帥旣出敬則於廟中設
酒會於坐收縛曰吾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得違誓卽殺十
牛解神并斬諸劫白姓悅之元徽二年隨齊高帝拒桂陽賊於新
亭敬則與羽林監陳顯達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舸迎戰大破賊水
軍事寧帶南太山守右俠轂主轉越騎校尉安成王車騎參軍蒼
梧王狂虐左右不自安敬則以高帝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
往領軍府夜著青衣扶匐道路爲高帝聽察高帝令敬則於殿內
伺機及楊玉夫將首投敬則敬則馳譖高帝乃戎服入宮至永明
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則慮人覘見以刀環塞窰孔呼開門甚急
衛尉丞顏靈寶窺見高帝乘馬在外竊謂親人今若不開內領軍
天下會是亂爾門開敬則隨帝入殿昇明元年遷輔國將軍領臨
淮太守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冠軍將軍高帝入
守朝堂袁粲起兵召領軍劉韞直閣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
戒嚴將發敬則開關掩襲皆殺之殿內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政

事無大小帝竝以委之敬則不識書止下名然甚善決斷齊臺建
爲中領軍高帝將受禪材官薦易太極殿柱順帝欲避土不肯出
宮遜位明日當臨軒順帝又逃宮內敬則將輿入迎帝啓警令出
引令升車順帝不肯卽上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答曰出
居別宮爾官先取司馬家亦復如此順帝泣而彈指唯願後身生
生世世不復天王作因緣宮內盡哭聲徹於外順帝拍敬則手曰
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齊建元元年出爲都督南兗州刺史
封尋陽郡公加敬則妻懷氏爵爲尋陽國夫人二年魏軍攻淮泗
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上以其功臣不問以爲都官
尚書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
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郡無劫盜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
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爲所識

皆逃走境內以清仍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枿歎曰吳興昔無此
枿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以屑也遷護軍
以家爲府三年以改葬去職詔贈敬則母尋陽國太夫人改授侍
中撫軍高帝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陽尹尋遷會稽太守加都督
永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人丁無士庶皆係塘役敬
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爲錢送臺庫以爲便宜上許之三年進號
征東將軍宋廣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酷暴殺婢騰翼之子法
朗告之敬則付山陰獄殺之路氏家訴爲有司所奏山陰令劉岱
坐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都
不啓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
人劉岱亦引罪上乃赦之敬則免官以公領郡後與王儉俱卽本
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

敬則傳都督
會稽太守
敬則傳都督
會稽太守
敬則傳都督
會稽太守

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
南沙縣吏微倖得細鎧左右逮風雲以至於此遂與王衛軍同日
拜三公王敬則復何恨了無恨色朝士以此多之十一年授司空
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初為散輩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
負外郎虞長曜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曜曰
虜中以為其棠武帝令羣臣賦詩敬則曰臣幾落此奴度上問之
敬則對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爾那得今日敬則雖不
大識書而性甚警黠臨郡令省事讀辭下教制決皆不失理明帝
輔政密有廢立意隆昌元年出敬則為會稽太守加都督海陵王
立進位太尉明帝即位為大司馬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則文
武皆失色一客旁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陽尹吳興時亦然敬則
大悅曰我宿命應得雨乃引羽儀備朝服導引出聽事拜受意猶

散輩齊作
敬則非
度下當有
內字

不自得吐舌久之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懼帝
雖外厚其禮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聞其衰老且以
居內地故得少安後遣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晉陵敬則諸子
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問計於梁武帝武帝曰敬則豎夫易為感
唯應錫以子女玉帛厚其使人如斯而已上納之吳人張思祖敬
則謀主也為府司馬頻銜使上偽傾意待之以為遊擊將軍遣敬
則世子仲雄入東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王衣庫上
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
郎今果行詐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帝愈猜愧永泰元年
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則
內外傳言當有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祇是欲平我耳東
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甌金甌謂鳩酒也諸子怖懼第五子幼

隆遣正負將軍徐嶽以情告徐州行事謝朓爲計若同者當往報
敬則眺執嶽馳啓之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
庶庶以告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勸
敬則急送啓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曰若爾諸郎要應有信
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擣蒲賭錢謂衆曰卿諸人欲令我作
何詐莫敢先答防閣丁興懷曰官祇應作爾敬則不聲明且召山
陰令王詢臺傳御史鍾離祖願敬則橫刀跂坐問詢等發丁可得
幾人庫見有幾錢物詢祖願對竝乖旨敬則怒將出斬之王公林
又諫敬則曰官詎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小子我作事何關汝小
子乃起兵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還爲尚書
令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曰何令高路必不從不從便應
殺之舉大事先殺朝賢事必不濟及率實甲萬人過浙江謂曰應

傳當作侍

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朝何用作此乃止朝廷遣輔國將軍前
軍司馬左興盛直閣將軍馬軍王胡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長
岡尚書左僕射沈文秀爲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以舊
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隨逐之十餘萬衆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
輿而前遇興盛山陽二柴盡力攻之官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各
死戰胡松領馬軍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大叫索馬再
上不得上興盛軍容袁文曠斬之傳首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卒
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
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
上詐汝父子唯應急走耳蓋譏檀道濟避魏事也敬則之來聲勢
甚盛凡十日而敗時年六十四朝廷漆其首藏在武庫至梁天監
元年其故吏夏侯亶表請收葬許之

叛當作客

叛當作走

後軍將軍直閣將軍
左興盛直閣將軍
沈文秀直閣將軍

陳顯達南彭城人也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位羽林監濮陽太守隸齊高帝討桂陽賊於新亭壘劉劬大桁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顯達出杜姥宅大戰於宣陽津陽門大破賊矢中左目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姬善禁先以釘釘柱姬禹步作氣釘即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事平封彭城侯再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遁司馬諸葛藻勸顯達保境蓄衆密通彼此顯達於坐手斬之遣表疏歸心齊高帝帝即位拜護軍將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蒸一盤上即以充飯後拜都督益州刺史武帝即位進號鎮西將軍益部山險多不實服大庾村獠前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賦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震服永明二年徵爲侍中護軍將軍顯達

累任在外經高帝之憂及見武帝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八年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子十餘人誠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竝精車中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壽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而皆集陳舍顯達知此不悅及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塵尾蠅拂是王謝家許一作汝不須捉此自逐即取於前燒除之其靜退如此豫廢鬱林之勲延興元年爲司空進爵爲公明帝即位進太尉封鄱陽郡公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後以太尉判鄱陽郡公爲三公事而職典連率人以爲格外三公上欲悉除高武諸孫上微言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退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用羸小

侍宴酒後啓上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已年老富貴已足
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許
永泰元年乃遣顯達北侵永元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衆
軍四萬圍南鄉界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魏軍食盡
噉死人肉及樹皮外圍急魏軍突走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莊丘
黑進取南鄉縣魏孝文帝自領十餘萬騎奄至軍主崔恭祖胡松
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出均囚口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
餘人顯達素有威名著於外境至是大損喪焉御史中丞范岫奏
免顯達官又表解職竝不許以爲江州刺史鎮益一作彭城初王敬則事
起始安王遙光啓明帝慮顯達爲變欲追軍還事平乃寢顯達亦
懷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都得此授甚喜尋加領征南大將軍
給三望車顯達聞都下大相殺戮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

江州顯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欲直襲建鄴以掩不備又遙
指鄆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爲主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等據梁山
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陽與松戰於采石大破之都下震恐十二
月潛軍度取石頭北上襲城宮掖大駭閉門守備顯達馬稍從步
軍數百人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大勝稍折手猶殺十餘人官
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烏榜村騎官趙潭注稍刺落
馬斬之籬側血涌滿籬似淳于伯之被刑時年七十三顯達在江
州遇疾不療之而差意甚不悅是時連冬大雪梟首朱雀而雪不
集諸子皆伏誅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父醜爲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兒年少
便弓馬有膽氣好射猛獸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
兒尤多膂力稍宦至寧蠻行參軍隨郡人劉胡伐襄陽諸山蠻深

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胡陽蠻官軍引退敬兒單馬在後賊不能
抗山陽王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士敬兒及襄陽俞湛應選敬兒
善事人遂見寵爲長兼行參軍泰始初隨府轉驃騎參軍署中兵
領軍討義嘉賊與劉胡相拒於鵠尾洲啓明帝乞本郡事平除南
陽太守敬兒之爲襄陽府將也家貧每休假期輒傭賃自給嘗爲城
東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泰殺逃賣棺材中以蓋加
上乃免及在鵠尾洲啓明帝云泰以絲助雍州刺史袁覲爲弩弦
黨同逆若事平之日乞其家財帝許之至是收籍吳氏唯家人保
身得出僮役財貨直數千萬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卽以爲妾後
爲越騎校尉桂陽王事起隸齊高帝頓新亭賊矢石旣交休範白
服乘輿勞樓下敬兒與黃回白高帝求詐降以取之高帝曰卿若
辦事當以本州相嘗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

長下齊有
史字

召至輿側回陽致高帝密意休範信之回目敬兒敬兒奪取休範
防身刀斬之其左右曰人皆散敬兒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加
輔國將軍高帝置酒謂敬兒曰非卿之功無今日安帝以敬兒人
位旣輕不欲使便爲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動高帝曰沈
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
帝笑而無言乃除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襄縣侯部泊沔口敬兒乘
舫艣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泗水走餘
二小史沒船下求敬兒救敬兒兩掖挾之隨船仰得在水上如此
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節更給之至鎮厚結攸之得其
事迹密白高帝終無二心又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款及蒼梧廢
敬兒疑攸之當因此起兵密問攘兵所言寄敬兒馬銜一隻敬兒
乃爲備昇明元年冬攸之乃遣使報敬兒勞接周至爲設食詔列

襄下齊有
陽字部下
當有任字
仰字

攘兵下當
有攘兵無
三字
敬兒下當
有字

仗於聽事前斬之集部曲頓攸之下當襲江陵敬兒告變使至高
帝大喜進號鎮軍將軍改督攸之至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與兼長
史江又別駕傅宣等還江陵敬兒軍至白水元琰聞城外鶴唳謂
是叫聲恐懼欲走其夜又宣開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敬
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千萬善者悉以入私送臺
者百不一焉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人送首荊州敬兒使楯擎
之蓋以青織狗諸市郭乃送建鄴進爵爲公敬兒在雍州貪殘人
間一物堪用莫不奪取於襄陽城西起宅聚物貨宅大小殆侔襄
陽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置臺綱紀諫曰此羊太傅遺德
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及齊受禪轉侍中中軍將軍
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高帝崩遺詔加開府儀同三司於
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及拜王

傳遺德
有脫字

敬則戲之呼爲褚彥回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閣勳
也敬則甚恨焉初敬兒微時有妻毛氏生子道門而鄉里尚氏女
有色貌敬兒悅之遂棄毛氏而納尚氏爲室及居三司尚氏猶居
襄陽宅慮不復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啓武帝不蒙勞問敬兒
心自疑及垣崇祖死愈恐懼性好卜術信夢尤甚初征荊州每見
諸將帥不遑有餘計唯叙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社樹欂高數十
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
由是不自測量無知又使於鄉里爲謠言使小兒輩歌曰天子在
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猪如是狗敬兒家在冠軍宅前
有地名赤谷旣得開府又望班劔語人曰我車邊猶少班蘭物敬
兒長自荒遠少習武事旣從容都下又四方寧靖益不得志其妻
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微中夢一髀熱

門齊作文

無知類

知當作即

如火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熱尋得開府今復舉體熱矣以告所親言其妻初夢次夢又言今舉體熱矣闈人聞其言說之事達武帝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關武帝疑有異志永明元年赦朝臣華林八關齋於坐收敬兒初左右雷仲顯常以盈滿誠敬兒不能從至是知有變抱敬兒泣敬兒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及子道門道暢道休竝伏誅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豫章王疑三日曲水內宴舩船流至御坐前覆沒上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敬兒始不識書及爲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爲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閣因口自爲鼓聲初得鼓吹羞便奏之又於新林姥廟爲妾祈子祝神口自稱三公其鄙俚如此始其母於田中卧夢犬子有角舐之已而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

羞便奏之

又生一子因狗兒之名復名猪兒宋明帝嫌狗兒名鄙改爲敬兒故猪兒亦改爲恭兒位正自郎謝病歸本縣常居上保村不肯出仕與居人不異與敬兒愛友甚篤及聞敬兒敗走入蠻後首出原其罪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父系之州別駕慧景少有志業仕宋爲長水校尉齊高帝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及高帝受禪封樂安縣子爲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永明四年爲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本任慧景每罷州輒傾資獻奉動數百萬武帝以此嘉之十年爲都督豫州刺史鬱林卽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魏通朝廷疑之明帝輔政遣梁武帝至壽春安慰之慧景密啓送誠勸進建武四年爲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東昏卽位爲護軍時輔國將軍徐世標專權號令慧景備員而已帝

領軍護軍等字樣
最重也至此則權移矣
愚伴而領義文無權矣

標同標

既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及裴叔業以壽陽降魏卽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出至白下甚喜曰頸非復小豎等所折也子覺爲直閣將軍慧景密與之期時江夏王寶玄鎮京口聞慧景北行遣左右余文興說之曰朝廷任用羣小猜害忠賢江劉徐沈君之所見身雖魯衛亦不知滅亡何時君今段之舉有功亦死無功亦死欲何求所免機不可失今擁強兵北取廣陵收吳楚勁卒身舉州以相應取大功如反掌耳慧景常不自安聞言響應于時廬陵王長史蕭寅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慧景以寶玄事告恭祖恭祖先無宿契口雖相和心實不同還以事告寅共爲閉城計寅心謂恭祖與慧景同謂曰廢

昏立明人情所樂寧可違拒恭祖猶執不同俄而慧景至恭祖閉門不敢出慧景知其異已泣數行而去中兵參軍張慶延明巖卿等勸慧景襲取廣陵及密遣軍主劉靈運間行突入慧景俄係至遂據其城子覺至仍使領兵襲京口寶玄本謂大軍併來及見人少極失所望拒覺擊走之恭祖及覺精兵八千濟江恭祖心本不同反至蒜山欲斬覺以軍降京口事旣不果而止覺等軍器精嚴柳燈沈伏等謂寶玄曰崔護軍威名旣重乃誠可見旣已辱齒忽中道立異彼以樂歸之衆亂江而濟誰能拒之於是登北固樓竝千蠟燭爲烽火舉以應覺帝聞變以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督都下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率大衆一時俱濟江趣京口寶玄仍以覺爲前鋒恭祖次之慧景領大都督爲衆軍節度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船中慧景禽殺

之慧景稱宣德皇后令廢帝爲吳王時柳燈別推寶玄恭祖爲寶
玄羽翼不復承奉慧景嫌之巴陵王昭胄先逃人間出投慧景意
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此聲頗泄燈恭祖始貳於慧景又恭祖
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
不從其詐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
望先是衛尉蕭懿爲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征壽陽帝遣密使告
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自采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
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軍令不得度慧景以城
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許恭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
精甲數千人度南岸義師昧旦進戰覺大敗慧景人情離沮恭祖
頓軍興皇寺於東宮掠得女妓覺來逼奪由是忿恨其夜崔恭祖
與驍將劉靈運詣城降慧景乃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度江城北

諸軍不知猶爲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慧景餘衆皆奔慧景圍
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都下不爲營壘及走衆於道稍散單馬至
蟹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爲慧景門人時爲蟹浦戍謂之曰
吾以樂賜汝汝爲吾覓酒旣而爲榮之所斬以頭內鱗籃中擔送
都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稍氣力絕人頻經軍陣討王敬則
與左興盛軍容袁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
倒敬則袁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勲而見枉奪若失此勲要當刺
殺左興盛帝以其勇健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慧景
平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爲道人見執伏法覺弟偃年
十八便身長八尺博涉書記善蟲篆爲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
西臺立以爲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尚書申寃言多指斥尋
下獄死先是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爲丈夫粗知圍碁解文義徧

南史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終

游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始作婦人服而去歎曰如此伎還之為老嫗豈不惜哉此人妖也陰而欲為陽事不果故泄敬則遙光顯達慧景之應也舊史裴叔業有傳事終於魏今略之云

論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身名者豈唯不任職事亦以繼奉章明心存正嫡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勲非往時位踰昔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捍頭人思自免干戈既用誠淪犯上之跡敵國起於同舟况又疎於此也敬兒挾震王之勇當烏盡之運內惑邪夢跡涉覬覦其至殲亡亦其理也慧景以亂濟亂能無及乎

南史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魏川中鳳
氏肅固南

南史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魏川中鳳
氏肅固南

李安人 子元履

戴僧靜

桓康

焦度

曹武 子世宗

呂安國

周山圖

周盤龍 子奉叔

王廣之 子珍國 張齊

李安人蘭陵承人也祖疑衛軍將軍父欽之薛令安人少有大志

承字宋壽放地理
南琅邪郡有蘭陵
承承至建武三年始

晉則初不詳承字也
又補陵非郡而三補
陵承人未詳

常拊髀歎曰大丈夫處世富貴不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隨
父在縣宋元嘉中縣被魏寇安人尋率部曲自拔南歸明帝時稍
遷武衛將軍領水軍討晉安王子勛所向尅捷事平明帝大會新
亭樓勞諸軍主簿蒲官賭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
方如田封侯相也安人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
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所在後為廣陵太
守行南兖州事齊高帝在淮陰安人遙相結事元徽初除司州刺
史領義陽太守及桂陽王休範起事安人遣軍援都建平王景素
起兵安人破其軍於葛橋景素誅留安人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
王回素為安人所親盜絹二匹安人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
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為歛祭軍府皆震服轉
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時蒼梧縱虐齊高帝憂迫無計安人自

回齊作迴

高帝欲於東奉江夏王躋起兵高帝不許乃止高帝即位為中領
軍封康樂侯自朱泰始以來內外頻有賊寇將帥以下各募部曲
屯聚都下安人上表以為自非淮北常備其外餘軍悉皆輪遣若
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納之故詔斷衆募時王敬則以勳
誠見親至於家國密事上唯與安人論議謂曰署事有卿名我便
不復細覽也尋為領軍將軍魏攻壽春至馬頭詔安人禦之魏軍
退安人泐淮進壽春先是宋時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僧大號
自云垂手過膝州郡討不能禽積十餘年安人生禽之斬建康市
高帝崩遺詔加侍中武帝即位為丹楊尹遷尚書左僕射安人時
屢啓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啓有此按尋上表
以年疾求退為吳興太守於家載米往郡時服其清吳興有項羽
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

南史四十六

聽事下齊
有太守不
得五字

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塋廟側今呼爲李公牛
冢安人尋卒世以神爲祟諡肅侯子元履幼有操業甚閑政體爲
司徒竟陵王子良法曹參軍與王融游狎及王融誅鬱林敕元履
隨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密令於北殺之廣之先爲安人所厚又
知元履無過甚擁護之會鬱林敗死元履拜謝廣之曰二十二載
父母之年自此以外丈人之賜也仕梁爲吳郡太守度支尚書衡
廣青冀四州刺史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少有膽力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俱被魏
虜後將家屬叛還淮陰齊高帝撫齊常在左右後於都私齋錦出
事發繫南兗州獄高帝遣薛深餉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
靜與獄吏飲酒及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鎖發屋而出歸高帝帝匿
之齋內以其家貧年給穀千斛會魏軍至僧靜應募出戰單刀直

前魏軍奔退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銜三頭拍浮而還
沈攸之事起高帝入朝堂遣僧靜將腹心先至石頭經略袁粲時
蘇烈據倉城門僧靜射書與烈夜縋入城粲登城西南門列燭火
坐臺軍至射之火乃滅回登東門其黨孫曇瓘驍勇善戰每盪一
合輒大殺傷官軍死者百餘人軍主王天生殊死拒戰故得相持
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照地墜城中僧靜率力攻倉門手斬粲於
東門外軍燒門入以功除前軍將軍寧朔將軍高帝卽位封建昌
縣侯位太子左衛率武帝踐阼出爲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人令
耕種甚得荒情後除南中郎司馬淮南太守永明八年巴東王子
響殺僚佐武帝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啓上曰巴東王年
少長史司馬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罪
令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敕上不答而心善

之徙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卒諡壯侯

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齊高帝為軍容從武帝在贛縣泰始初武帝起義為郡所繫眾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糝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武帝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陣膂力絕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於寺中病瘧者寫形帖著牀壁無不立愈後除襄賁令桂陽王休範事起康棄縣還都就高帝會事已平除賁外郎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曰一府皆眠何不緣墻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日夜康與高帝所養健兒盧荒向黑於門間聽得其語明旦王敬則將帝首至扣府門康謂是變與荒黑拔白刃欲出仍隨高帝入宮高帝鎮東

府除武陵王中兵寧朔將軍帶蘭陵太守常衛左右高帝誅黃回回時為南兗州部曲數千欲收恐為亂召入東府停外齋使康數回罪然後殺之時人為之語曰欲俯張問桓康除後軍將軍直閣將軍南濮陽太守建元元年封吳平縣侯高帝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伯亦當未解我意正欲與卿先共滅虜耳三年魏軍動康大破魏軍於淮陽武帝即位卒於驍騎將軍

焦度字文績南安氏也祖文珪避難居仇池宋元嘉中裴方明平楊難當度父明與千餘家隨居襄陽乃立天水郡略陽縣以居之度少有氣幹便弓馬孝武初青州刺史顏師伯出鎮滑臺度領幢三送之與魏豹皮公遇交樂鬪豹皮公墮地禽其具裝馬手殺數十人師伯啓孝武稱度氣力弓馬竝絕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形狀謂師伯曰此真健人也補晉安王子勛夾轂隊至隨鎮江州子

其傳魏軍動遣度作賊於淮陽與魏豹皮公遇交樂鬪豹皮公墮地禽其具裝馬手殺數十人師伯啓孝武稱度氣力弓馬竝絕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形狀謂師伯曰此真健人也補晉安王子勳夾轂隊至隨鎮江州子

禽其向齊裝其相當從之

勛起兵以度爲龍驤將軍爲前鋒所向無不勝事敗逃宮亭湖爲賊朝廷聞其勇甚患之使江州刺史王景文誘降之景文以爲已鎮南參軍領中軍直兵厚待之隨景文還都常在府州內景文被害冬度大怒勸景文拒命景文不從明帝不知也以度武勇補晉熙王燮防閣隨鎮夏口武陵王贊代燮爲郢州度仍留鎮爲贊前軍參軍沈攸之事起轉度中直兵齊高帝又使假度輔國將軍屯騎校尉轉右將軍度容貌壯醜皮膚若漆質直木訥口不能出言晉熙王使轂主周彥與度俱在郢州彥有左右人與度父同名彥常呼其名使役之度積忿呵責彥曰汝知我諱明而恒呼明何也及在郢城尤爲沈攸之所忿攸之大衆至夏口將直下都留偏兵守郢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露形體穢辱之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親力戰攸之衆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穢器賊衆不能冒後呼此樓爲焦度樓事寧度功居多封東昌縣子東宮直閣將軍還都爲貴戚追叙郢城時褰露穢褻之事其慙如此爲人朴澀欲就高帝求州比及見竟不涉一語帝以其不閑政事竟不用後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之辭百餘言度習誦數日皆得上口會高帝履行石頭城度於大衆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卽賜米百斛建元四年乃除淮陽太守性好酒醉輒暴怒上常使人節之度雖老而氣力如故除游擊將軍卒

曹武字士威下邳人也本名虎頭齊高帝鎮東府使武與戴僧靜各領白直三百人後爲屯騎校尉帶南城令石頭平封羅江縣男及高帝受禪改封監利縣武帝卽位累遷驍騎將軍帝以虎頭名鄙敕改之鬱林卽位進號前將軍隆昌元年爲雍州刺史建武二

年進爵爲侯東昏卽位爲前將軍鎮軍司馬永元元年指安王遙光反武領軍屯青溪大橋事寧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武形幹甚毅善於誘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悉厚輸大郭他物稱是馬八百匹僕妾蔬食膳無膏腴嘗爲梅蟲兒茹法珍設女倖金翠曜眼器服精華蟲兒等因是欲誣而奪之人傳武每好風景輒開庫招拍張武戲帝疑武舊將領兼利其財新除未及拜遇譖及收兵至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伎女耳恨令衆輩見之諸子長成者皆見誅唯于世宗兄弟三人未冠繫尚方梁武帝兵至得免武雖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及崔慧景之在襄陽於時崔方貴盛武性儉嗇無所餉遺獨饋梁武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之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卽位忘其惠天監二年

帝忽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武來負武帝得過曰卿今爲天下主乃爾忘我顧託之言邪我兒飢寒無衣昔所換十七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卽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竝蒙抽擢三二年間迭爲大郡世宗性嚴明頗識兵勢未遂封侯富顯歷位太子左衛率卒贈左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謚曰壯侯

呂安國廣陵人也宋大明末以將領見任隱重有幹局爲劉劭所稱泰始二年爲勳軍副征殷琰以功封鍾武縣男累遷兗州刺史及沈攸之事起齊高帝以安國爲湘州刺史建元元年進爵爲侯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後改封湘鄉侯武帝卽位累遷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爲朱衣官也歷都官尚書太子左率領軍將軍安國累

居將率在朝以宿舊見遇尋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給扶永
明八年卒諡肅侯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也家世寒賤年十五六氣力絕衆食
噉恒兼數人鄉里獵戲集聚常爲主帥指麾處分皆見從不事產
業恒願爲將雖勇健而不閑弓馬於書題甚拙謹直少言不嘗說
人短長與人周旋皆白首不異宋元嘉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臺
符取健兒山圖應募領白衣隊主軍功除貞外郎加振武將軍及
鎮軍將軍張永侵魏山圖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爲魏軍所追合
戰多傷殺魏軍稱其勇呼爲武原將及永軍大敗山圖收散卒守
下邳城還除給事中充從僕射直閣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明帝數
加怒誚後遂自改累遷淮南太守時盜發桓温冢大獲寶物客竊
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遷左中郎將齊高帝輔政山圖

齊書沈攸之傳攸之攻郢城武帝令山圖量其形勢山圖曰攸之爲人性度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爲離散之漸耳及攸之敗高帝謂曰周公前言可謂明於見事矣建元元年封晉興縣男武帝踐祚遷竟陵王鎮北司馬帶南平

密啓沈攸之入有異圖宜爲之備帝笑而納之攸之事起武帝爲
西討都督啓山圖爲軍副攸之攻郢城武帝令山圖量其形勢山
圖曰攸之爲人性度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所
以爲離散之漸耳及攸之敗高帝謂曰周公前言可謂明於見事
矣建元元年封晉興縣男武帝踐祚遷竟陵王鎮北司馬帶南平
昌太守以益城之舊出入殿省甚見親信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
先經爲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啓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答曰足狗
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爲轉黃門郎領羽林監四廂直衛山圖於新
林立墅舍晨夜往還上謂曰卿罷萬人都督而輕行郊外自今往
墅可以仗身自隨以備不虞及疾上手敕問疾尋卒年六十四
周盤龍北蘭陵人也膽氣過人尤便弓馬宋泰始中以軍功封晉
安子元徽二年桂陽構難盤龍時爲宄從僕射隨齊高帝頓新亭

稍至驍騎將軍改封沱陽侯高帝卽位進號右將軍建元元年魏
攻壽春以盤龍爲軍主假節助豫州刺史垣崇祖拒魏大破之上
聞之喜下詔稱美送金釵以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救曰餉周
公阿杜明年魏攻淮陽圍角城先是上遣軍主成買戍角城辭於
王儉曰今段之行必以死報衡門蓬戶不朱斯白小人弱息當得
一手儉問其故答曰若不殺賊便爲賊殺弱息不爲世子便爲孝
子孝子則門加素堊世子則門施丹楮至是買被圍上遣領軍將
軍李安人救之救盤龍率馬步下淮陽就李安人買與魏拒戰手
所傷殺無數晨起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首見斬猶屍據
鞍奔還軍然後僵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
騎張左右翼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筋馳馬奮
稍直奔魏陣自稱周公來魏人素畏盤龍驍名莫不披靡時奉叔

已大殺魏軍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觸擊魏軍莫敢奉叔
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攬數萬人魏軍大敗盤
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永明五年
爲大司馬加征虜將軍濟陽太守武帝數講武嘗令盤龍領馬軍
校騎騁稍後以疾爲光祿大夫尋出爲兖州刺史進爵爲侯角城
戍將張蒲與魏潛通因大霧乘船入清中採樵載魏人直向城東
門坐爲有司所奏詔白衣領職八坐尋奏復位加領東平太守盤
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還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
武帝戲之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耳尋
病卒年七十九子奉叔勇力絕人少隨盤龍征討所在暴掠爲東
宮直閣將軍鬱林在西州奉叔密得自進及卽位與直閣將軍曹
道剛爲心膂奉叔善騎馬帝從其學驍尤見親寵得入內無所忌

憚陵轢朝士就司空王敬則換米二百斛敬則以百斛與之不受
敬則大懼乃更餉二百斛并金鈴等物敬則有一內妓帝令奉叔
求奉叔不通逕前從者執單刀皆半拔敬則跣足入內既而自計
不免乃出遙呼奉叔曰弟那忽能顧奉叔宣旨求妓意乃得釋與
綦母珍曹道剛朱隆之共相唇齒煽弄威權奉叔常翼單刀二十
口出入禁圍既無別詔門衛莫敢訶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求
武帝御角及輿并求御仗以給左右事無不從又求黃門郎明帝
作輔固執不能得乃令蕭謙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鎮樹腹心
又說奉叔以方伯之重奉叔納其言隆昌元年出為青冀二州刺
史奉叔就帝求千戶侯帝許之明帝以為不可忽謂蕭謙曰若不
能見與千戶侯不復應減五百戶不爾周郎當就刀頭取辨耳既
而封曲江縣男奉叔大怒於眾中攘刀厲目切齒明帝說諭乃受
及將之鎮明帝慮其不可復制因其早入引往後堂執送廷尉盡
之

齊作持節
青冀二州刺史

王廣之字士林一字林之沛郡相人也少好弓馬便捷有勇力初
為馬隊主隨劉劭征殷琰兵既盛而合肥戍又阻兵為寇劭宣令
軍中求征合肥者以大郡賞之廣之曰若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制
之劭幢主皇甫肅謂劭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劭曰觀其意必
能立功即推鞍下馬與之及行合肥果拔劭大賞之即擢為軍主
廣之於劭前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非唯斬壯士亦自無以平賊
卿不賞才乃至此邪廣之由此知名初封蒲圻子肅有學術善舉
止廣之亦雅相推慕劭亡後肅更依廣之廣之盛相賞接啓武帝
以為東海太守不念舊惡如此廣之後以征伐功位給事中冠軍
將軍改封寧都縣子齊高帝廢蒼梧出廣之為徐州刺史鍾離太

兵上親有
珍字

守沈攸之事起廣之留都下豫平石頭仍從高帝頓新亭高帝誅黃回回弟駟及從弟馬兄子奴亡逸高帝與廣之書曰黃回雖有微勲而罪過轉不可容近遂啓請御大小二輿爲刺史服飾吾乃不惜爲其啓聞政恐得與復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弟自悉之今啓依法令廣之於江西搜捕駟等建元元年進爵爲侯武帝卽位累遷右衛將軍散騎常侍前軍將軍延興元年爲豫州刺史豫廢鬱林後拜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進應城縣公建武中位侍中鎮軍將軍給扶後卒贈車騎將軍諡壯公

子珍國字德重仕齊爲南譙太守有能名時郡境苦饑乃發米散財以振窮乏高帝手敕云卿愛人活國甚副吾意永明初遷桂陽內史討捕賊盜境內肅清罷任還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別見珍國還裝輕素歎曰此真良二千石也還爲大司馬中兵

參軍武帝雅相知賞謂其父廣之曰珍國應堪大用卿可謂老蚌也廣之曰臣不敢辭帝大笑帝每歎曰晚代將家子弟如珍國者少矣累遷遊擊將軍父憂去職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攻拔渦陽以爲聲援起珍國爲輔國將軍助焉魏軍楊大眼大衆奄至叔業懼棄軍走珍國率其衆殿故不至大敗及會稽太守王敬則反珍國又率衆拒之永元中爲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梁武起兵東昏召珍國以衆還都夜出屯朱雀門爲王茂所敗乃入城密遣郗纂奉明鏡獻誠於梁武帝帝斷金以報之時侍中衛尉張稷都督衆軍珍國潛結稷腹心張齊要稷稷許之十二月丙寅旦珍國引稷於衛尉府勒兵入自雲龍門殺東昏於內殿與稷會尚書僕射王亮等於西鍾下使國子博士范雲等奉東昏首歸梁武後因侍宴帝曰卿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曰黃金

謹在臣肘不敢失墜歷位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封潯陽侯遷都
官尚書初珍國自以廢殺東昏意望台鼎先是出爲梁秦二州刺
史心常鬱快酒後於坐啓云臣近入梁山便哭帝大驚曰卿若哭
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死珍國起拜謝竟不答坐卽散因此
疎退久方有此進天監五年魏任城王澄攻鍾離帝遣珍國爲援
因問討賊方略對曰臣常患魏衆少不苦其多武帝壯其言乃假
節與衆軍同赴魏軍退班師又出爲南秦梁二州刺史會梁州長
史夏侯道遷以州降魏珍國步道出魏興將襲之不果遂留鎮焉
改封宜陽縣侯累遷丹陽尹卒贈車騎將軍諡曰威子僧度嗣
張齊字子鸞馮翊郡人少有膽氣初事荊州司馬垣歷生歷生酬
酒遇下嚴酷不禮之及吳郡張稷爲荊府司馬齊復從之甚見重
以爲腹心齊盡心事稷稷爲南兖州擢爲府中兵參軍梁武帝起

兵東昏徵稷歸都督宮城諸軍事齊夜引珍國就稷齊手自執燭
定謀明且與稷珍國卽東昏於殿內齊手殺焉武帝受禪封齊安
昌侯位歷陽太守齊手不知書目不識字在郡清整吏事甚修天
監四年魏將王元攻蜀圍巴西帝以齊爲輔國將軍救蜀未至足
退齊進戍南安遷巴郡太守初南鄭沒於魏乃於益州西置南梁
州州鎮草創皆仰益州取足齊上夷獠義租得米二十萬斛十一
年進假節督益州外水諸軍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
其居軍中能身親勞辱與士卒同勤苦自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
便調給衣糧資用人無困乏旣爲物情所歸蠻獠亦不敢犯是以
威名行於庸蜀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
府遠涉多窮匱齊緣路聚糧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歷南梁州
刺史遷信武將軍征西都陽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未發卒

謚曰壯

論曰宋氏將季亂離日兆家懷逐鹿人有異圖高帝觀覺深視將符興運李安人戴僧靜桓康焦度曹武呂安國周山圖周盤龍王廣之等或早見誠款或備盡心力或受委方面或功成麾下其所以自致榮寵夫豈徒然蓋亦驗人心之有歸樂推之非妄也語云勇而無禮則亂觀夫奉叔取進之道不亦幾於亂乎其致屠戮亦其宜矣珍國明鏡雖在而斷金莫驗報罵之義理則宜然合輔之冀其何爽也張齊人位本下志望易充績宣所徂其殆優也

南史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終

魏州中園
氏南園

南史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魏州中園
氏南園

荀伯玉

崔祖思

祖思叔父景真 景真子元祖
祖思宗人文仲

蘇侃

虞棕

胡諧之

范栢年

虞玩之

劉休

江祐

劉暄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祖永南譙太守父闡之給事中伯玉仕宋為晉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隨子勛舉事及事敗還都

荀伯玉為高帝驃騎
中兵參軍帶濟陽太守
封後為太子少傅
中兵參軍又轉太子
中兵參軍又轉太子
中兵參軍又轉太子

及古

卷

廣司馬安成王冠軍
同馬最優為司馬
諸凡應五任而太
守皆如故則其清
乃虛授食其俸而
居其任也其先高
為南兖州伯王為鎮
軍中兵亦帶廣陵
後今南兖州廣陵
受似非虛授與廣
陽不同更次之

賣卜自業齊高帝鎮淮陰伯玉為高帝冠軍刑獄參軍高帝為宋
明帝所疑被徵為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仍命筆詠之
曰八風儻遙翮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為君苑中禽以示伯玉
深指伯玉勸高帝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遊騎數百
履行界上高帝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言不成行而帝
卒復本任由是見親待高帝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
高帝謂伯玉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云若許某
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答即釋之卒為忠信士後隨
高帝還都除奉朝請高帝使王家事武帝罷廣興還立別宅遣人
於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高帝善之高帝為南兖州伯
玉從轉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初高帝在淮陰伯玉假還廣陵
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草中蕭九五相追

逐伯玉視城下人頭皆有草泰始七年又夢高帝乘船在廣陵北
渚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帝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日
謂是呪師凡六唾呪之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復歛元徽二
年而高帝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謂伯玉曰卿夢今日
効矣昇平初仍為高帝驃騎中兵參軍帶濟陽太守霸業既建伯
玉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加前將軍大見委信齊建元元年封南豐
縣子為豫章王司空諮議太守如故時武帝在東宮自以年長與
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景真偏見
任遇又多僭侈武帝拜陵還景真白服乘畫一作舴艋坐胡牀觀者咸
疑是太子內外祇畏莫敢有言者驍騎將軍陳胤叔先已陳景真
及太子前後得失伯玉因武帝拜陵之後密啓之上大怒豫章王
疑素有寵政以武帝長嫡又南郡王兄弟竝列故武帝為太子至

是有改易之意武帝東還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敕詰責并示以景真罪狀使以太子令收景真殺之胤叔因白武帝皆言伯玉以聞武帝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不解晝卧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請往東宮以慰太子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旨往東宮命裝束又敕太官設饌密遣人報武帝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高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宮召諸王宴飲因游玄圃園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行酒武帝與豫章王疑及敬則自捧肴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竝大醉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則東宮始廢高帝重伯玉盡心愈見信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暫休外軒蓋填門首遭母憂成服日左率蕭景先侍中王宴共載弔之五更使巾車未到伯玉宅二里許王侯朝士已盈巷至下鼓尚

疑便

未得前司徒褚彥回衛軍王儉俱進繼後方得前又倚聽事久之中詔遣中書舍人徐希秀斷哭止客久方得弔比出二人飢乏氣息憊然切齒形於聲貌明日入宮言便云臣等所見二宮門及齋閣方荀伯玉宅政可設雀羅續復言外論云千敕萬令不如荀公一命武帝深怨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以屬武帝即位伯玉憂懼上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崇祖田業在江西慮相扇爲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與崇祖竝見誣伏誅而胤叔爲太子左率呂文顯歎曰伯玉能謀太祖而不能自謀豈非天哉初伯玉微時有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得久耳又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頃之伯玉姊當嫁明日應行今夕逃隨人去家尋求不能得後遂出家爲尼伯玉卒敗亡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七世孫也祖諱宋冀州

齊作十載
五合

刺史父僧護州秀才祖思少有志氣好讀書年十八爲都昌令隨
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
與蘇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堯
廟重去四凶由是諸雜神竝除齊高帝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爲
上輔國王簿甚見親待參豫謀議宋朝初議封高帝爲梁公祖思
啓高帝曰識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自相
國從事中郎遷齊國內史高帝旣爲齊王置酒爲樂羹膾旣至祖
思曰此味故爲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
祖思曰魚鼈鱸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尊羹豈關魯衛帝
甚悅曰尊羹故應還沈帝之輔政衆議將加九錫內外皆贊成之
祖思獨曰公以仁恕匡社稷執股肱之義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
此帝聞而非之曰祖思遠同荀令豈孤所望也由此不復處任職

垣護之齊
作劉懷珍

之官而禮見甚重垣崇祖受密旨參訪朝臣光祿大夫垣閔曰身
受宋氏厚恩復蒙明公眷接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祖思又曰公退
讓誠節故宜受之以禮次問冠軍將軍崔文仲文仲問崇祖曰卿
意云何對曰聖人云知幾其神又云見幾而作文仲撫髀曰政與
吾意同崇祖具說之及帝受禪闕存故爵文仲崇祖皆封侯祖思
加官而已除給事中黃門侍郎武帝卽位祖思啓陳政事以爲自
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爲先宜太廟之南弘修文序司農以北廣
開武校又曰劉備取帳構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遺女皂帳婢十
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折米見諫宋武節儉過人張妃
房唯碧綃蚊幃三齊菹靡五盞盤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畜伎答
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
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

樸似即鈞

折當作漸

木卑構膳器則陶瓢充御瓊簪玉笏碎以爲塵珍裘繡服焚之如
草宜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則調風
變俗不俟終日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寔宜清置廷尉茂簡三
官漢來習律有家子孫竝傳其業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刑之
不厝抑此之由又曰案前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
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唯置三百
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大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
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費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
雜伎王庭唯置鍾簾羽戚登歌而已上詔報答後爲青冀二州刺
史在政清勤而謙卑下士言議未嘗及時事上更以敬重之未幾
卒上深加歎惜祖思叔父景真位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
而未嘗用去任之日土人思之爲立祠子元祖有學行好屬文仕

詔上嘗有
優字

至射聲校尉武帝取爲延昌主帥從駕至何美人墓上爲悼亡詩
特詔元祖使和稱以爲善永明九年魏使李道山及蔣少游至元
祖言臣甥少游有班倕之功今來必令模寫宮掖未可令反上不
從少游果圖畫而歸元祖歷位驍騎將軍出爲東海太守上每思
之時節恒賜手敕賞賜有加時青州刺史張沖啓淮北頻歲不熟
今秋始稔此境鄰接戎寇彌須沃實乞權斷穀過淮南而徐兗豫
司諸州又各私斷穀米不聽出境自是江北荒儉有流亡之弊元
祖乃上書謂宜豐儉均之書奏見從祖思宗人文仲位徐州刺史
封建陽縣子在政爲百姓所懼除黃門侍郎領越騎尉徙封隨
縣嘗獻高帝纏鬚繩一枚上納受後卒於汝陰太守贈徐州刺史
諡襄子

懼當作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護本郡太守父端州中從事侃涉獵書

傳薛安都反引侃爲其府參軍使掌書記侃自拔南歸齊高帝在
淮上便自委結高帝鎮淮陰取爲冠軍錄事參軍時高帝在兵火
見疑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寶緯紊宗神經淡序德晦河晉曆宣
江楚雲雷兆壯天山繇武直髮指秦關凝精越漢渚秋風起塞草
衰鵬鴻思邊馬悲平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巖海淨月澈河明
清暉映幕素液凝庭金笳夜厲羽鞋晨征幹精潭而悵泗柹松洲
而悼情蘭涵風而寫豔菊籠泉而散英曲繞首燕之歎吹軫絕越
之聲欬園琴之孤弄想庭藿之餘馨青關望斷白日西斜恬源靚
霧壘首暉霞戒旋鷁躍遠波情縣縣而方遠思裏裏而遂多粵擊
秦中之筑因爲塞上之歌歌曰朝發兮江泉日夕兮陵山驚飈兮
漣汨淮流兮潺湲胡埃兮雲聚楚旆兮星懸愁墉兮思宇惻愴兮
何言定寰中之逸鑒審雕陵之迷泉悟樊籠之或累悵遐心以栖

齊作神京
越序
歷齊作力

齊作晴草

裏當作
裏

玄侃達高帝此旨更自勤厲遂見委府事深被知待桂陽之難
以侃爲平南錄事領軍主從頓新亭使分金銀賦賜將士後爲帝
太尉諮議侃事高帝旣久備悉起居乃與丘巨源撰蕭太尉記載
帝征伐之功封新建縣侯齊臺建爲黃門郎領射聲校尉任以心
膺帝卽位侃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建元元年卒上惜之甚至
諡質侯

虞棕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晉左戶尚書父秀之黃門郎
棕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前時棕年十二三晝
夜伏戶外問內豎消息問未知轉嗚咽流涕如此者百餘日及亡
終喪日唯食麥餅二枚仕宋位黃門郎宋明帝誅山陽王休祐至
塋日寒雪厚三尺故人無至者唯棕一人來赴初齊武帝始從宦
家尚貧薄棕數相分遺每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之齊建元初爲

太子中庶子累遷豫章內史。悛家富於財而善爲滋味。豫章王疑盛饌享賓，謂悛曰：「肴羞有所遺，不悛曰：「何曾食疏，有黃頰臠，恨無之。」累遷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廟。悛朱衣乘車，鹵薄於宣陽門外，入行馬內，驅逐人，被奏見原上。以悛布衣之舊，從容謂悛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美。遷祠部尚書。武帝幸芳林園，就悛求味。悛獻糲及雜肴數十，與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悛求諸飲食，悛祕不出。上醉後體不快，悛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巴鬱林王立兼大匠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領職。鬱林廢，悛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耶？」延興元年，領右軍。明帝立，悛稱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宴齋廢立事，示悛。以悛舊人，引參佐命。悛謂宴曰：「王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

不自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悛稱疾篤，還東。詔賜假百日，轉給事中。光祿大夫尋加正員常侍。卒。悛性敦實，與人知識，必存知訪。親疎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書侍御史。父翼之，州辟不就。諧之仕宋爲邵陵王左軍諮議。齊武帝爲江州，以諧之爲別駕。委以事。任建元二年，爲給事中，驍騎將軍。上方欲獎以貴族盛姻，以諧之家人語，俛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諧之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俛語。」帝大笑，徧向朝臣說之。永明五年，爲左衛將軍，加給事中。諧之風采瓌潤，善自居處，兼以舊恩，見遇朝士多與交遊。六年，遷都官尚書。上欲遷諧之，嘗從容謂曰：「江州有幾侍中邪？」答曰：「近世唯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當令有二。」後以

語尚書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爲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諧之有識具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其言虞棕以此稱服之既居權要多所徵求就梁州刺史范栢年求佳馬栢年患之謂使曰馬非狗子那可得爲應無極之求接使人薄使人致恨歸謂諧之曰栢年云胡諧是何倏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致忿時王玄邈代栢年栢年稱疾推遷不時還諧之言於帝曰栢年恃其山川險固聚衆欲擅一州及栢年下帝欲不問諧之又言見獸格得而放上山於是賜死十年諧之轉度支尚書領衛尉明年卒諡肅侯栢年本梓潼人土斷屬梁州華陽郡初爲州將劉亮使出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栢年卿州復有此水不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帝嗟其善答因見知歷位內外終於梁州刺史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也祖宗晉尚書庫部郎父攷通直常侍玩之少閑刀筆汎涉書史仕宋爲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玩之依法案之太后怨訴孝武坐免官元徽中爲尚書右丞齊高帝叅政與玩之書曰張華爲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丞已覺金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州縣轉多興用漸廣慮不支月朝議優報之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親視之訛黑斜銳葵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辨易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帝問其故答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蒼簪弊席復不可違所以不敢當帝善之拜驍騎諮議叅軍霸府初開賓客輻湊高帝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玩之遷黃

門郎先時宋世人籍欺巧及高帝卽位敕玩之與驃騎將軍傅堅意檢定之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黃籍人之大綱國之政端自頃昨俗巧僞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狀實襲萬端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託死叛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疾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若約之以刑則人僞已遠若綏之以德則勝殘未易諸賢竝深明政體各獻嘉謀玩之表言便宜多見采納於是朝廷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旣連年不已貨賄潛通百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爲業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永明二年冬寓之聚黨遂陷富陽至錢塘僭號置太子賊遂據郡又遣僞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正故寓之謂可乘虛而襲泓至浦陽江而郡丞張思祖遣浹口戍主楊休武拒

戰大破之朝廷遣禁兵東討至錢塘一戰便散禽斬寓之進兵平諸郡縣臺軍乘勝百姓頗被強奪軍還上聞之收軍王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天福善馬稍爲諸將法上寵將也旣伏誅內外莫不震肅玩之以久宦衰疾上表告退許之玩之於人物好臧否宋末王儉舉貞外郎孔暹使魏玩之言論不相饒暹儉竝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玩之歸家數年卒其後貞外郎孔瑄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投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也初爲駙馬都尉宋明帝居藩休爲湘東國常侍不爲帝所知襲祖南鄉侯友人陳郡謝儼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被繫尚方孝武崩乃得出泰始初諸州反休素能筮知

明帝當勝靜處不預異謀休之繫尚方也尚方令吳喜愛其才後
投吳喜爲喜輔師府錄事參軍喜進之明帝得在左右板桂陽王
征北參軍帝頗有好尚尤嗜飲食休多藝能爰至鼎味莫不開解
遂見親賞長直殿內後宮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帝憎婦
人妬尚書右丞勞彥遠以善碁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爲卿斷
之何如彥遠率爾從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妬帝聞
之賜休妾敕與王氏二十袂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皂
笊掃帚以此辱之其見親如此尋除員外郎領輔國司馬中書通
事舍人帶南城令後爲都水使者南康相善談政體而在郡無異
績齊建元初爲御史中丞頃之啓言宋世載記六十歷斯任者五
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濫宜請骸骨四年出爲豫章
內史卒宋末造指南車高帝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

又元嘉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輕不復
見貴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云

江祐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麟司徒右長史
祐姑爲齊高帝兄始安貞王道生妃追諡景皇后生齊明帝祐少
爲明帝所親恩如兄弟明帝爲吳興以祐爲郡丞後除通直郎補
南徐州別駕明帝輔政委以腹心引爲驃騎諮議參軍領南平昌
太守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祐每說明帝以君臣大節明帝轉顧
而不言明帝胛上有赤誌常秘不傳旣而祐勸帝出以示人晉壽
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
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會直後
張伯尹瓚等屢謀竊發祐憂虞無計每夕輒託事外出及明帝入
纂議定加祐寧朔將軍明帝爲宣城王太史密奏圖緯云一號當

得十四年祜入帝喜以示祜曰得此復何所望及卽位遷守衛尉
安陸縣侯祜祖遵以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父德麟以帝舅亦贈
光祿建武二年遷左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祜以
外戚親要權冠當時魏軍南伐明帝欲以劉暄爲雍州暄時方希
內職不願遠役投於祜祜謂明帝曰昔人相暄得一州便躋今爲
雍州儻相中乎上默然俄召梁武帝謂曰今使卿爲雍州闔外一
以相委祜旣見任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名書好物然家行甚睦
待子姪有恩永泰元年明帝寢疾轉祜侍中中書令出入殿省及
崩遺詔轉尚書左僕射祜弟衛尉祀爲侍中皇后弟劉暄爲衛尉
與始安王遙光徐孝嗣蕭坦之等輔政誡東昏曰五年中汝勿厝
意過此自覽勿復委人及卽位祜參掌選事明帝雖顧命羣臣而
意寄多在祜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關諮永元元年領太子詹

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
之雖時有異同而祜堅意執制帝深忌之孝嗣謂祜曰主上稍有
異同詎可爲相乖反祜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左右小人會稽茹
法珍吳興梅蟲兒東海祝靈勇東冶軍人俞靈韻右衛軍人豐勇
之等竝爲帝所委任祜常裁折之羣小切齒帝失德旣彰祜議欲
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
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索煮肫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煮鵝不
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祜
議欲立建安王寶夤密謀於遙光遙光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旨
動祜祜弟祀以少主難保勸祜立遙光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
之望不肯同故祜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於青溪
橋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祜謀帝處

分收祏兄弟祀時在殿內疑有異遣信報祏曰劉暄似有謀今作何計祏曰政當靜以鎮之俄而召祏入見停中書省先是直齋袁文曠以王敬則勲當封祏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祏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祏祀同日見殺祏任寄雖重而不忘財利論者以此少之祏等既誅帝恣意遊走單騎奔馳謂左右曰祏常禁吾騎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祏親親餘誰答曰江祥今猶在也乃於馬上作敕賜祥死祀字景昌位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祀弟禧早卒有子厥字偉卿年十三聞收至謂家人曰伯既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劉暄字士穆彭城人及聞祏等戮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遙光事起以討暄爲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其年茹法珍梅蟲兒徐世標譖暄有異志帝曰領軍是

我舅豈應有此世標曰明帝是武帝同堂恩遇如此尚滅害都盡舅復焉可信乃誅之暄爲人性軟弱當軸居政每事讓江祏羣弟不得進官死之日皆怨之和帝中興元年贈祏衛將軍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竝開府儀同三司祀散騎常侍太常卿

論曰君老不事太子義烈之遺訓也欲夫專心所奉在節無二伯玉始遵其事旋及誅夷有以驗行之惟艱且知齊武之非弘量矣高帝作牧淮堯將興霸業崔蘇睹微知著自同奔走虞棕筍餌之恩諧之心腹之寄竝得攀光日月亦各時運之所躋乎玩之臧否之尤著在懸車之日是以嗣宗所誡蓋亦遠有致乎江祏立碑非時竟蹈龍逢之血人之多僻益詩人所深懼也

南史卷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西川忠國
氏南南南

陸澄

陸慧曉

子暉

孫華 兄子開
雲公子瓊 瓊子從胤

閔子終 終弟厥 厥弟襄 襄兄子雲公
瓊從父弟琰 琰弟瑜 瑜從兄玠 從弟琛

陸杲

陸澄字彥深吳郡吳人也祖劭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宋泰始初為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班下應依舊稱姓左丞徐爰案司馬孚議皇后春秋逆王后于齊竝不言姓澄以意立議坐免官白衣領職郎官舊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凡至千數後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服袞冕九章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秦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不欲令臣下服袞冕故位公者加侍

班下應三
皆齊作及下
外

凡至向齊
千枚并受

官今皇太子禮絕羣后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累遷御史中丞齊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家奴客為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請免澄官上表自理言舊例無左丞糾中丞之義詔外詳議尚書令褚彥回檢宋以來左丞糾正函中丞不糾免官者甚衆奏澄謾聞膚見貽撓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議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詔澄以白衣領職永明元年累遷度支尚書尋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謂之曰昔曹志繆悅為此官以君係之始無慙德儉嘗問澄曰崇禮門有鼓而未嘗鳴其義安在荅曰江左草創崇禮闈皆是茅茨故設鼓有火則扣以集衆相傳至今又與儉書陳王弼注易玄學之所宗今若弘儒鄭注不可廢并言左氏杜學之長穀梁舊有麋信近益以范甯不足兩立世有一孝經題為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

江左儉德亦有可取所以分王何

無孝經且為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儉荅曰易體微遠實貫羣籍豈可專據小玉便為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議竝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竝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位已高今君少便鞅掌玉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凡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舊物奪將去轉散騎常侍祕書監吳郡中正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尋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

傳作且年也信令君令云

以意改

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所言隆昌元年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諡靜子澄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澄弟鯨待罪宋世當死澄於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揚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為買券澄為中丞測遂為澄所抑世以此少之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晉太尉玩之玄孫也自玩至慧曉祖萬載世為侍中皆有名行慧曉伯父仲元又為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父子真仕宋為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見幸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真不與相聞當請發人脩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

義康聞而賞之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昌門曰彼有人焉顧琛一公兩掾英英門戶陸子真五世內侍我之流亞子真自臨海太守眼疾歸為中散大夫卒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初應州郡辟舉秀才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年不仕齊高帝輔政除為尚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為慶邪高帝表禁奢侈慧曉撰荅詔草為帝所賞引為太傅東閣祭酒齊建元初遷太子洗馬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過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水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為實錄慧曉與張融竝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及武陵王曄守會稽上為精選僚吏以慧曉為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璣

會稽史四字印齊
言此謂張暢南史則
為行史及暢為會稽
太守齊書亦缺
陸子真傳在下

文多用此字起首
當作起頭

同從述職璉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竝宅其
間有水此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
盡矣何點薦慧曉於豫章王嶷補司空掾加以恩禮累遷安西諮
議領冠軍錄事參軍武帝第三子廬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帝
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
為行事無以壓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為長史行事
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荅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
擾儉則人不煩王大悅後為司徒右長史時陳郡謝朓為左長史
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前世誰比融曰明公二上佐天
下英奇古來少見其比子良西邸抄書令慧曉參知其事尋遷西
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公輔國三府長史行府州事復為西
陽王左軍長史領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為晉熙王冠軍

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
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荅曰我性惡
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輕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
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建武初除西中郎長史行事內史如故俄徵黃門郎未拜遷吏部
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為用數人而止晏恨之
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郎令史歷政來諮執選事
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主書單景儁謂曰都令史請悉舊
貫可共參懷慧曉謂景儁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為吏部
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為侍中以
形短小乃止出為晉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行府州
事入為五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慧景事平領右軍將軍出監南徐

即當作都

州朝議又欲以爲侍中王亮曰濟河須人今且就朝廷借之以鎮南兗州王瑩王志皆曰侍中彌須英華方鎮猶應有選者亮曰角其二者則貂璫緩拒寇切當今朝廷甚弱宜從切者乃以爲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加督至鎮俄爾以疾歸卒贈太常三子僚任倅竝有美名時人謂之三陸初授慧曉兗州三子依次第各作一讓表辭竝雅麗時人歎伏僚學涉子史長於微言美姿容鬚眉如畫位西昌侯長史蜀郡太守

倅字佐公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歲所讀一編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幼爲外祖張岱所異岱嘗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元也十七舉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倅預焉梁天監初爲右軍安成王主簿與樂安任昉友爲感知已賦

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及昉爲中丞簪裾輻湊預其讌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倅而巳號曰龍門之游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遷臨川王東曹掾梁武帝雅愛倅才乃敕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遷太子中舍人又詔爲石闕銘敕褒美之賜絹三十匹累遷太常卿卒子瓚早慧七歲通經爲童子郎卒次緬有似於倅一看殆不能別

繕字士儒倅兄子也父任御史中丞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梁承聖中爲中書侍郎掌東宮管記魏平江陵繕微服遁還建鄴紹泰元年除司徒右長史御史中丞以父任所終固辭陳武帝作輔爲司徒司馬及受命位侍中出爲新安太守文帝嗣位徵爲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掌東宮管記繕儀表端麗進退閑雅趨步躡履文帝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後復拜御史中丞猶以父所終固辭不許

乃權換廨宇徙以居之大建中歷度支尚書侍中太子詹事尚書
右僕射尋遷左僕射參掌選事別救與徐陵等七人參議政事卒
贈特進諡曰安子以繕東宮舊臣特賜祖奠繕子辯慧年數歲詔
引入殿內進止有父風宣帝因賜名辯慧字敬仁繕兄子見賢亦
方雅位少府卿卒

閑字遐業慧曉兄子也有風槩與人交不苟合少爲同郡張緒所
知仕至揚州別駕齊明帝崩閑謂所親人曰宮車晏駕百司將聽
冢宰王上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難將至矣乃感心疾不復預州事
永元末刺史始安王遙光據東將作亂或勸去之閑曰吾爲人吏
何可逃死臺軍攻陷城閑以綱絙被收至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
啓閑不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標命殺之閑四子厥絳完襄也絳字
魏卿時隨閑抱頸求代死不獲遂以身蔽刃刃行刑者俱害之

厥字韓卿少有風槩好屬文齊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同郡司徒
左西曹掾顧嵩之表薦厥州舉秀才時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
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
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蠡腰鶴膝五字之
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
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其事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
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
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暗與理
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玉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欲宮
商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
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
聞此處而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

匪由思至斯則揣情謬於玄黃適句著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

著齊作去

此者尚書云或闡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于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齟齬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與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宜苟此祕未覩茲論爲何所指邪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强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合

齊作咀

一了之地乎意者亦質文時異今古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語診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約荅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巴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洗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

地齊作明

以意改

玄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闌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煥若縵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卽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辯盡此約論。四聲妙有詮辯，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時。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論，行於時。斌初爲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辯，善屬文，能唱導，而脩容儀，嘗獎衣於瓦棺寺聽雲法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

以意

以意

超不能平，乃罵曰：那得此道人，祿款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敘勳，僧正何爲無隊父道人，不爲勳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坐皆屬。卽後還俗，以詩樂自樂。人莫能名之。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厥父閑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厥感慟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時有會稽虞炎，以文學與沈約俱爲文惠太子所遇，意眄殊常。官至驍騎將軍。襄字師卿，厥第四弟也。本名衰，字趙卿，有奏事者誤字爲襄。梁武帝乃改爲襄，字師卿。天監三年，都官尚書范岫表薦襄起家著作佐郎。後昭明太子統聞襄業行，啓武帝引與遊處。自廬陵王記室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竝掌管記。出爲揚州中從事，以父終此官。固辭。武帝不許，聽與府司馬換解居之。昭明太子敬耆老，襄母年將八十，與蕭琛傅昭陸杲每月常遣存問，加賜珍羞衣服。襄母常

當作詩文

齊作厥恨
而不交
楊而年

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後爲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母憂去職襄年已五十毀頓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誠喻大通七年爲鄱陽內史先是郡人鮮于琮服食脩道法常入山采藥拾得五色幡旒又於地中得石璽竊怪之琮先與妻別室望琮所處常有異氣益以爲神大同元年遂結門徒殺廣晉令王筠號上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衆萬餘人將出攻郡襄先已率人吏脩城隍爲備及賊至破之生獲琮時鄰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其黨與因求貨賄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罹禍唯襄郡枉直無濫人作歌曰鮮于抄後善惡分人無橫死賴陸君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訥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悔咎乃爲設酒食令其盡歡

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人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鬪旣罷讎共車在政六年郡中大寧郡人李覲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郡立碑降敕許之又表乞留襄固乞還太清元年爲度支尚書侯景圍臺城以襄直侍中省城陷襄逃還吳景將宋子仙進攻錢唐會海鹽人陸黯舉義襲郡殺僞太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時淮南太守文成侯蕭寧逃賊入吳襄遣迎寧爲盟主遣黯及兄子映公帥衆躡子仙與戰闇敗走吳下軍聞之亦散襄匿于墓下一夜憂憤卒襄弱冠遭家禍釋服猶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年侯景平元帝贈侍中追封餘干縣侯雲公字子龍襄兄完子也完位寧遠長史琅邪彭城二郡丞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祖倅與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及長好學有才思爲平西湘東

王繹行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
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武帝召爲尚書儀曹郎
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累遷中書黃門郎兼掌著作雲
公善奕碁嘗夜侍坐武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爲
侍中故以此戲之時天泉池新製鱖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常泛
此舟朝中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漑右衛朱异雲公時年
位尚輕亦預焉太清元年卒張纘時爲湘州與雲公叔襲兄晏子
書曰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逝非唯貴門喪寶實有識同
悲其爲士流稱重如此雲公從父兄才子亦有才名位太子中庶
子廷尉與雲公竝有文集行於世

雲公子瓊字伯玉幼聰慧有思理六歲爲五言詩頗有詞采大同
末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碁品到漑朱异以下竝集瓊時年八歲

於客前覆局由是都下號曰神童异言之武帝召見瓊風神警亮
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襲歎曰此兒
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爲少及侯景作逆携母避地于縣之西鄉勤
苦讀書晝夜無息遂博學善屬文陳天嘉中以文學累遷尚書殿
中郎瓊素有令名深爲陳文帝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
及諸大手筆竝中敕付瓊遷新安王文學掌東宮管記及宣帝爲
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於宣帝言瓊識具優敏文史
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茲選雖階次小踰其屈
滯已積乃除司徒左西掾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太建中爲給
事黃門侍郎轉中庶子領大著作撰國史後主卽位直中書省掌
詔誥至德元年除度支尚書參選事掌詔誥并判廷尉建康二獄
事初瓊父雲公奉梁武敕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訖

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遷吏部尚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譜牒雅有
識鑑先是吏部尚書宗元饒卒尚書左僕射袁憲舉瓊宣帝未之
用至是居之號爲稱職瓊性謙儉不自封植雖位望日隆而執志
逾下園池室宇無所改作車馬衣服不尚鮮華四時祿俸皆散之
宗族家無餘財暮年深懷止足思避權要恒謝疾不視事俄丁母
憂初瓊之侍東宮母隨在官舍及喪還鄉詔加贈後主自制誌銘
朝野榮之瓊哀慕過毀以至德四年卒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從
典字由儀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
佳致十二作柳賦其詞甚美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命家中
墳籍皆付之從典乃集瑜文爲十卷仍製集序其文甚工從典篤
好學業博涉羣書位太子洗馬司徒左西掾陳亡入隋位著作佐
郎尚書右僕射楊素奏從典續司馬遷史記迄于隋其書未就坐
弟受漢王諒職免後卒於南陽縣主簿

琰字溫玉瓊之從父弟也父令公梁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琰幼
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才累遷宣惠始興王外兵參軍直嘉德殿
學士陳文帝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
嘗使製刀銘琰援筆卽成無所點竄帝嗟賞久之賜衣一襲俄兼
通直散騎常侍副琅邪王厚聘齊至鄴而厚卒琰爲使主時年二
十餘風氣韶亮占對閑敏齊士大夫甚傾心焉太建初爲武陵王
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宮管記丁母憂去官卒至德二年追贈司農
卿琰爲慾鮮矜競遊心經籍晏如也所製文華多不存本後主求
其遺文撰成二卷

弟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舉秀才再遷軍師晉安王外兵參
軍東宮學士兄琰時爲管記竝以才學娛侍左右時人比之二應

太建中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瑜聰敏強記常受莊老於汝南周
弘正學成實論於僧滔法師竝通大旨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羣
書以子集繁多命瑜抄撰未就而卒太子爲之流涕親製祭文仍
與詹事江總論述其美詞甚傷切至德二年追贈光祿卿有集十
卷瑜有從父兄玠從父弟琛

陳無字字

玠字潤玉梁大匠卿晏子之子也弘雅有識度好學能屬文後主
在東宮徵爲管記仍兼中舍人尋以疾失明將還鄉里太子解衣
贈之爲之流涕太建八年卒至德二年追贈少府卿有集十卷
琛字潔玉宣毅臨川王長史丘公之子也少警俊事後母以孝聞
後主嗣位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參掌機密琛性頗疎坐漏
泄禁中語詔賜死

陸杲字明霞吳郡吳人也祖徽字休猷宋補建康令清平無私爲

文帝所善元嘉十五年除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督清右亞王
鎮之爲士庶所愛詠二十三年爲益州刺史亦加督卹隱有方威
惠兼著寇盜靜息人物殷阜蜀中安之卒於官身亡之日家無餘
財文帝甚痛惜之諡曰節子父獻揚州中從事杲少好學工書畫
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時稱曰無對日唯舅與甥爲
尚書殿中曹郎拜日入坐丞郎竝到上省交禮而杲至晚不及時
刻坐免官後爲司徒從事中郎梁臺建爲相國西曹掾天監五年
位御史中丞性倖婢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汗數百萬
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荅梁武聞之以
問杲杲荅曰有之帝曰識睦之不荅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
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
失色領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帝

節顯本簡

曰陸杲是臣親通小事彈臣不貸帝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爲嫌杲在臺號不畏強禦爲義興太守在郡寬惠爲下所稱歷左戶尚書太常卿出爲臨川內史將發辭武帝於坐通啓求募部曲帝問何不付所由呈聞杲荅所由不爲受帝頗怪之以其臨路不咎問後入爲金紫光祿大夫特進卒諡質子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弟煦學涉有思理位太子家令撰晉書未就文著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竝行於時子暉字洞元少篤學多所該覽善屬文簡文居蕃爲記室參軍撰帝集序稍遷太子中庶子掌管記禮遇甚厚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於征虜亭皇太子賜黃金五十金時人方之疎廣母終後位終光祿卿初簡文在雍州撰法寶聯璧罩與羣賢竝抄掇區分者數歲中大通六年而書成命湘東王爲序其作者有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

蕭子顯等三十人以此王象劉邵之皇覽焉

論曰陸澄學稱博古而用不合今夫所將見重於時貴其所以立斷於事未能周務書廚得所譏矣叔明持身有檢始爲人望雅道相傳可謂載德者也杲諒直毛稱罩文以取達亦足美乎舊陸徽著傳事迹蓋寡今以附孫杲云

海古閣

癸巳正月二十七日批閱畢



